

The Bauer Brothers: Images of 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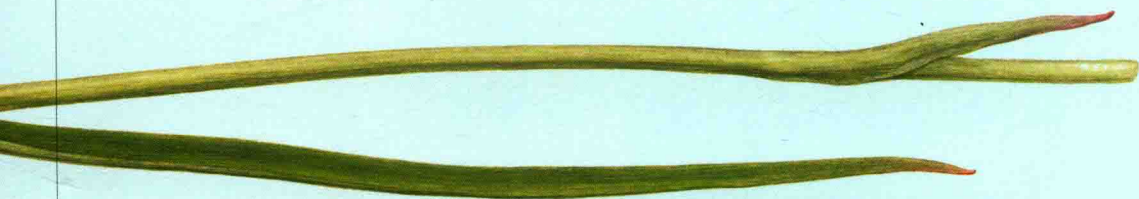
Paul
Martyn
Cooper

鲍尔兄弟的自然画册

英——— 保罗·马丁·库珀 ——— 著

王蕾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The Bauer Brothers: Images of Nature

鲍尔兄弟的自然画册

[英] 保罗·马丁·库珀 (Paul Martyn Cooper) 著
王蕾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鲍尔兄弟的自然画册 / (英) 保罗 · 马丁 · 库珀
(Paul Martyn Cooper) 著 ; 王蕾译. --重庆 : 重庆大
学出版社, 2017.10
书名原文 : The Bauer Brothers: Images of Nature
ISBN 978-7-5689-0531-2
I. ① 鲍… II. ① 保… ② 王… III. ① 植物—画册 ②
动物—画册 IV. ① Q94-64 ② Q9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9081号

鲍尔兄弟的自然画册
baoerxiongdi de ziranhuace

[英] 保罗 · 马丁 · 库珀 著

王蕾 译

责任编辑: 李佳熙

责任校对: 邹小梅

装帧设计: 刘 伟

责任印制: 赵 晟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0 字数: 140千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0531-2 定价: 5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前言 *Introduction*

“看着这些精美的图片，简直是一种享受。自然是显而易见的，艺术则是隐藏其中的。”德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和植物学家歌德（1749—1832）在他1817年发表的论文《花卉插画》（*Blumenmalerei*）中是这样描述弗朗茨·鲍尔和弟弟斐迪南·鲍尔的画作的。歌德是可以看到鲍尔兄弟艺术作品的科学界精英之一。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广泛发行。歌德曾经在他的赞助人萨克斯·魏玛公爵的藏书室阅读并研究过艾尔默·兰伯特（Aylmer Lambert）的《松属植物的描述》（*A Description of the Genus Pinus*，1803—1824出版）。他为兄弟俩的作品惊叹，他们对色调的把握、对透视的运用和对细节的观察都如实地反映在他们画的叶片、花朵和松科植物的种子中。

他们的作品和同时代的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1759—1840）——他为法国约瑟芬皇后在其马尔梅森花园栽培的花卉绘制了大量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雷杜德的作品强调花朵的高雅，而不注重科学准确性；他出版并广泛地发行了《玫瑰之书》（*Les Roses*）（巴黎，1817—1824）和《百合之书》（*Les Liliacées*）（巴黎，1802—1816），为其在其所处的时代获得了极大的荣誉。然而，鲍尔兄弟在他们的作品中则严格地遵照科学性，比如严格按照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的植物分类系统来展示植物的生殖器官。

目录 *Contents*

前言	2
弗朗茨·鲍尔	19
斐迪南·鲍尔	81
索引	141
涂色	144





前言 *Introduction*

“看着这些精美的图片，简直是一种享受。自然是显而易见的，艺术则是隐藏其中的。”德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和植物学家歌德（1749—1832）在他1817年发表的论文《花卉插画》（*Blumenmalerei*）中是这样描述弗朗茨·鲍尔和弟弟斐迪南·鲍尔的画作的。歌德是可以看到鲍尔兄弟艺术作品的科学界精英之一。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广泛发行。歌德曾经在他的赞助人萨克斯·魏玛公爵的藏书室阅读并研究过艾尔默·兰伯特（Aylmer Lambert）的《松属植物的描述》（*A Description of the Genus Pinus*, 1803—1824出版）。他为兄弟俩的作品惊叹，他们对色调的把握、对透视的运用和对细节的观察都如实地反映在他们画的叶片、花朵和松科植物的种子中。

他们的作品和同时代的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 1759—1840）——他为法国约瑟芬皇后在其马尔梅森花园栽培的花卉绘制了大量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雷杜德的作品强调花朵的高雅，而不注重科学准确性；他出版并广泛地发行了《玫瑰之书》（*Les Roses*）（巴黎，1817—1824）和《百合之书》（*Les Liliacées*）（巴黎，1802—1816），为其在其所处的时代获得了极大的荣誉。然而，鲍尔兄弟在他们的作品中则严格地遵照科学性，比如严格按照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的植物分类系统来展示植物的生殖器官。

目录 *Contents*

前言	2
弗朗茨·鲍尔	19
斐迪南·鲍尔	81
索引	141
涂色	144



地中海白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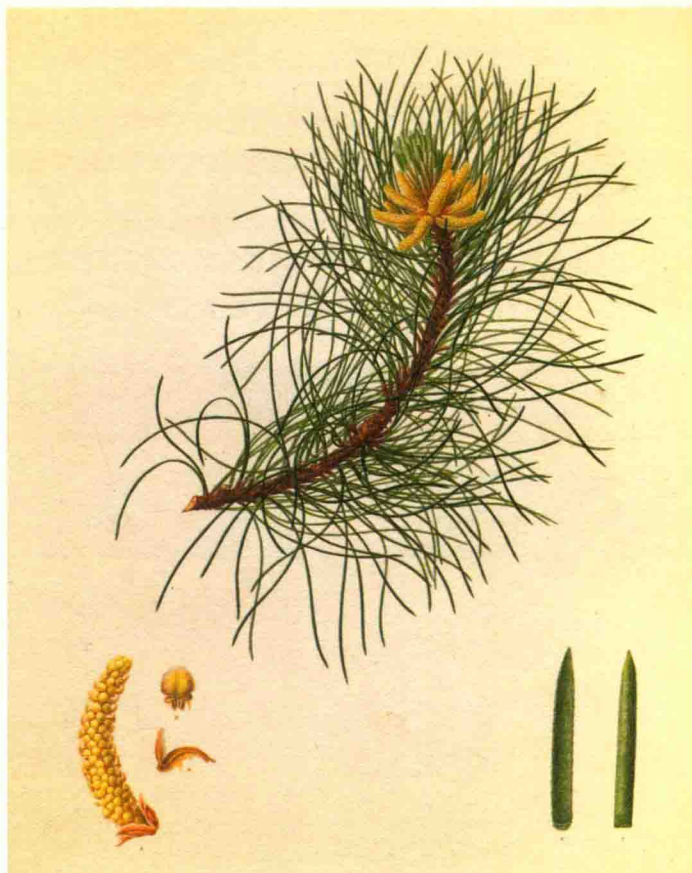
Pinus halepensis, Aleppo pine

这幅地中海白松选自艾尔默·兰伯特 (Aylmer Lambert) 的《松属植物的描述》(*A Description of the Genus Pinus*) 的第一册。歌德非常喜欢这本书。书中有弗朗茨和斐迪南的作品。歌德觉得两兄弟在这本书中将艺术和科学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株针叶树的原型可能长在著名的萨里郡的潘西尔花园或者兰伯特自己位于威尔特郡的博伊顿乡村庄园里。兰伯特将这本书献给了约瑟夫·班克斯爵士。

手工上色雕版

19 世纪早期

585mm×460mm



鲍尔兄弟的色标

这幅画来自一份保存在马德里皇家植物园档案馆的手稿。手稿在撒迪厄斯·哈恩克（Thaddäus Haenke, 1761—1816）的文件中被发现。哈恩克是 1789—1794 年由亚历山大·马拉斯皮纳（Alessandro Malaspina）领导的“马拉斯皮纳远征太平洋”探险队的科学家。但是，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份色标就是 18 世纪 80 年代早期鲍尔兄弟为尼古劳斯·雅坎工作时使用的色标。普遍认为是雅坎将这份手制色标给了哈恩克。在后来的 19 世纪初期，就有了关于色标标准的出版物来帮助博物学艺术家们准确地定义自然界的颜色。

手绘稿

约 1780 年



早期训练

弗朗茨·安德里亚斯·鲍尔 (Franz Andreas Bauer) 出生于 1758 年 3 月 14 日, 他的弟弟斐迪南·卢卡斯·鲍尔 (Ferdinand Lucas Bauer) 出生于 1760 年 1 月 20 日。两人都出生在奥地利的菲尔德斯堡 (Feldsberg), 即现在的捷克境内的瓦尔季采 (Valtice)。他们的父亲卢卡斯是列支敦士登大公的宫廷画师, 大公的家族拥有大片的土地, 包括在菲尔德斯堡的避暑别墅。卢卡斯的职责包括绘制精美的花卉和狩猎场景。不幸的是, 他在 1762 年 7 月 28 日就去世了, 留下妻子和七个孩子。这位母亲似乎有一些艺术才能, 她鼓励自己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临摹父亲的画作。

还在摸索的年代, 弗朗茨、斐迪南和他们的兄弟约瑟夫 (1756—1830) 与诺伯特·博基厄斯博士 (Dr Norbert Boccius, 1729—1806) 取得了联系。1763 年, 博基厄斯被任命为菲尔德斯堡修道院的副院长和解剖学教授。他是列支敦士登家族的私人医生。也许是因为这层关系, 他和鲍尔家族熟悉起来。他也是一位热心的植物学家, 有自己的植物标本集, 并负责看管修道院的药草园。

博基厄斯构思了一个花谱——用一套花卉的绘画集来描绘菲尔德斯堡及其周边的花卉。他训练这些年轻人——那时候他们都还不到 20 岁——为他的花谱进行准确、科学地绘画。这本书就是《植物之书》(*Liber Regni Vegetabilis*), 也就是《列支敦士登典籍》(*Codex Liechtenstein*)。准确性是这本书最重要的特性, 因为博基厄斯要用它来教导他的学生植物的结构。这本典籍一共包含 2 748 幅图画, 其中大概有 1 800 幅出自鲍尔三兄弟, 虽然只有很少的部分署了名, 但是非常容易就可以被区分出来。因为相比博基厄斯雇佣的其他艺术家, 他们的风格很统一、质量很高。鲍尔兄弟被教导在作品中使用色标, 典籍中线稿的颜色被用数字标示出来, 代表色标图里面的 140 种颜色。这样, 可以在后期再上色。

1781 年, 23 岁的弗朗茨成为维也纳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不久后, 斐迪南加入了

他。结束了在博基厄斯那里的学徒生涯，兄弟俩遇到了在他们的艺术学习和发展中起至关作用的第二位关键人物：尼古劳斯·约瑟夫·冯·雅坎（Nikolaus Joseph von Jacquin, 1727—1817）。雅坎是维也纳大学植物园的主管，也是维也纳大学植物学和化学的教授，还是奥地利皇帝在维亚纳郊外的美泉宫的花园的植物学顾问。

在 1781—1795 年，雅坎出版了《植物图鉴》（*Icones Plantarum Rariorum*），描述了维也纳地区的野生植物，也包括一些维也纳大学植物园中栽培的国外的植物。弗朗茨和斐迪南都为这部作品贡献了水彩画作，有可能还是他们自己刻的版。斐迪南在为这本书作准备时住在雅坎位于植物园的家中。兄弟俩为《图鉴》画的作品，相较以前为博基厄斯画的作品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画家们需要绘制的花卉经常是已经解剖过的，所以他们不得不用放大镜来观察——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他们也开始习惯用非常好的画笔来捕捉植物的所有外部特征和内部结构。

弗朗茨在英格兰和邱园

1788 年，雅坎获得皇帝的资助，让他的儿子约瑟夫-弗朗茨可以去欧洲，为美泉宫的花园收集植物。因为弗朗茨·鲍尔（当时 30 岁）卓越的工作，雅坎邀请他作为博物学的制图员加入约瑟夫-弗朗茨。两位年轻人于 1788 年 5 月离开维也纳，在游历了欧洲大陆之后，于当年的 11 月到达了英格兰。在英格兰的逗留是这段旅程中让年轻的植物学家和他的画家朋友最激动的。他们有机会参观了很多植物园、药园和苗圃，也拜访了很多园艺学的专业人士和植物学爱好者。

在那个时代，植物学的领军人物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 1743—1820），直到 1778 年他都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也是位于邱（Kew）的皇家植物园的非官方负责人。他参与了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在 1768 年的第一次环球旅行，并对这次航行提供了一定的经济资助。他对英国科学的研究方向和科学探索都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弗朗茨·鲍尔（1758—1840）

肖像画

在邱（Kew）的皇家植物园图书馆里一共保存了两幅弗朗茨的肖像画，这是其中一幅。具体的画家和绘画年代不详。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是受到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委托，献给在邱园做了30年驻园画家的鲍尔。即使班克斯在1820年去世，弗朗茨依然在邱园工作。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斐迪南·鲍尔的肖像画。

布面油画

19世纪早期

1068mm×863mm

而且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 he 于 1820 年去世后。班克斯已经意识到弗朗茨作为植物插画家的声誉，邀请他到自己位于苏河区的家中——那儿简直就是一个他主持的博物学沙龙。

1789 年的晚些时候，就在弗朗茨准备启程回奥地利的时候，班克斯提出了工作邀请，他接受了。这毫无疑问令雅坎家族非常惊慌。弗朗茨成为邱园的第一位终身驻园画家。伦敦也常常邀请他去绘画那些被纳入花园的新植物。在班克斯的资助下，弗朗茨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了 50 年。在此期间，他被授予“乔治三世陛下的御用植物学画家”的称号，这一荣誉延长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班克斯一直认为“一座植物园如果没有一位常驻的制图员来描绘新引进的花卉和水果图画，那将是一座不完整的植物园”。

在 18 世纪中叶，邱园基本上只是皇室的一座私家花园。它位于几座小小的乡村别墅的旁边，别墅里居住的是皇家成员。威尔士亲王的遗孀奥古斯塔王妃（1719—1772）建立了一座占地 9 英亩的药用植物园，在其中还根据植物学分科准备了苗圃。威尔士王妃（乔治三世的母亲）去世之后，国王授权班克斯对药圃进行非正式的管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邱园开始担负起一个科学角色，成为了植物园的代表，直到现在世界闻名。

班克斯为国王分担着农业和农村方面的事务，因而赢得了国王的信任和友谊。1781 年，国王授予他爵位。班克斯将植物学形容为他“最爱的追求”，他非常热衷于促进大不列颠的经济、提升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植物学深深地激励着他，并在某种意义上给他提供了帮助。事实上，班克斯在邱园建立了一个科学的中心。在他管理植物园期间，上千种新植物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也有些是送给他的礼物。他支撑着整个帝国的植物园发展，尤其是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而且促进了经济作物的栽种，比如说棉花、槐蓝属植物和辣椒，并促进了殖民地之间的植种交换。

班克斯认为，如果将邱园中的科学界未见过的的新植物或者英格兰的新物种的图片进行出版，对于更广泛地科学交流将是非常有用的。第一部这样的作品《邱园》（*Hortus Kewensis*, 1789）由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创作。艾顿是邱园的主管园艺家。书

中包括一幅弗朗茨的作品。弗朗茨的《蜡梅》(*Calycanthus praecox*)由丹尼尔·麦肯齐(Daniel MacKenzie)雕版后,黑白印刷在这部三卷本的第二卷中。《邱园》第一版的出版时间和弗朗茨1789年11月接受班克斯的邀请相隔不远,很明显,班克斯在两人熟悉之后就委托弗朗茨作了这幅蜡梅作品。

在1796年,皇家植物园的第一期《异域植物栽培》(*Delineations of Exotick Plants Cultivated*)出版。弗朗茨画了欧石南属(*Erica*)的10种植物和帚石南(heather)。这些都是弗朗西斯·马森(Francis Masson)在南非海角专门为班克斯收集的。书上没有任何的描述信息,除了班克斯在前言中写的,每一幅画“都能自己回答植物学家想问的问题”。带着对细节的无比谨慎,弗朗茨展现出了每一个物种的独特特征,而且版画是彩色的。1797年和1803年,该书又出了两期,同样是由弗朗茨画图,而且也是描绘的欧石南科属。

收藏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的弗朗茨作品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在班克斯赋予他的广阔艺术之道上,弗朗茨自由地踏上了吸引他的植物学之路。很明显,弗朗茨对兰科植物特别有兴趣,研究并描绘它们,包括它们的内部特征和外部形态,并覆盖了英国和从其他国家收集来的品种。也许他的兴趣是被他的老师尼古劳斯·冯·雅坎激发的。雅坎在1755—1759年奉皇帝弗朗茨一世之命,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中部进行收集探险之旅。在后来于维也纳出版的相关书籍《美洲植物选》(*Selectarum Stirpium Americanarum Historia*)(维也纳,1763)中,有12幅兰科植物的插图。在显微镜下对兰花进行观察,使得弗朗茨能够展示花朵的细胞组成,并描绘出放大100倍的花粉粒,有小部分甚至放大了400倍。事实上,弗朗茨有时候会题记他的作品“F. 鲍尔研究并绘画”。弗朗茨对于兰花的研究因为邱园温室的完善而更加容易。温室提供了潮湿的环境,非常适合来自热带的兰花的培养。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弗朗茨·鲍尔的作品分为“完成”和“未完成”两部分

(前者一般被称为“邱园植物画”),而兰花占了很大一部分。“未完成”部分包含了一些草图。弗朗茨用铅笔为植物标本画底稿,然后对其部分上色——只用来作为色标参考。看上去他的一种工作方式是将其弃置一旁,再另外画一幅完整的版本。

1818年,在班克斯的鼓励下,弗朗茨制作了一卷平版印刷的《鹤望兰》(*Strelitzia Depicta*)致意王后。绝美的鹤望兰(*Strelitzia reginae*)——天堂鸟花是班克斯为纪念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王后而命名的。夏洛特王后是出生在德国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夏洛特公主。当邱园的天堂鸟花在1790年开花的时候,《植物学杂志》(*Botanical Magazine*)刊登了一幅折页,准确地展示了其惊人的尺寸。夏洛特王后和乔治三世一样爱好植物和园艺,她和她的两个女儿都曾在弗朗茨的指导下创作花卉画。

班克斯在1820年去世后,弗朗茨依然享受着班克斯遗产给予的每年300英镑的年金。从那时起,弗朗茨有机会去创作显微世界下的作品了,对于一直以来追求准确和严谨的他来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发展。弗朗茨和解剖学家埃弗拉德·霍姆爵士(Sir Everard Home, 1756—1832)是科学圈的朋友。而霍姆和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因为他是皇家学会的副主席,也是班克斯后半生的私人医师。霍姆雇用弗朗茨为很多解剖的动物画了水彩画,其中包括苍蝇的脚、解剖的蚯蚓和发育阶段的蝌蚪,很多作品都和霍姆的论文一起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上。

斐迪南的航行

当弗朗茨在邱园过着近似隐居的生活的时候(他于1840年在邱园去世),斐迪南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斐迪南的一生都在冒险和挑战。1785年,在弗朗茨和斐迪南都生活在维也纳的时候,斐迪南被雅坎引荐给约翰·希索普(John Sibthorp, 1758—1796),当时希索普是英格兰牛津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希索普很快就为斐迪南给雅坎画的作品所震惊,并邀请他作为博物学画家参加自己前往希腊和地中海岛屿的航行。

有髯鸢尾

Iris germanica, bearded iris

斐迪南·鲍尔花了6年的时间来完成《希腊植物群》（*Flora Graeca*, 1806—1831）中的水彩画。每一幅画都是依据他在地中海国家时绘制的详细的铅笔画。第一版只发行了25本，定价254英镑。斐迪南仔细观察了这株鸢尾，并在克里特的野外完成了这幅画的底稿。

手工上色雕版

19世纪早期

475mm×325mm



希索普已经研究迪奥斯科里季斯（Dioscorides）的《药理学》（*Materia Medica*）20多年了，一直想要鉴别书中提及的700种植物，并收集植物及动物标本——其中很多都还没有被命名。希索普和斐迪南于1786年3月离开维也纳去意大利，在那他们将向南去西西里岛。在一封希索普写给父亲的信中，他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日常的：“每天一早我和我的画家就一起去采集植物——然后一整天我们都在工作，他画画，我鉴别植物……他已经画了超过100幅作品了，这些植物和在佛罗伦萨、罗马或者那不勒斯见到的都不一样……我从来没有看到美与精准如此结合的作品。”

师从博基厄斯，斐迪南的色标达到250种。这让他能够快速地在野外绘制铅笔素描（整个植株和花朵剖面），而且是非常精准的。在有些作品上他会加上发现地点，这一点对于希索普来说，并不重要。斐迪南也帮助希索普制作植物标本，这样它们就可以被收进牛津大学的标本集。斐迪南也绘画在野外的动物，还有被他们在路过的村庄驯服的或捕到的动物，有时候渔网网上的鱼也会被画下来。两个人又经过土耳其到了塞浦路斯和希腊。截至1786年，斐迪南已经画了超过500幅草图，而希索普也开始着手整理他们的发现，并将其命名为《希腊植物群》（*Flora Graeca*）发表。

在接下来的6年，斐迪南一直在牛津根据他的铅笔素描画水彩画。最终，他完成了966幅植物画、248幅动物画。这些作品现在都收藏在牛津大学。付刻时，其中只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植物学家詹姆士·爱德华·史密斯爵士（James Edward Smith, 1759—1828）就斐迪南根据标本绘制的植物插图指出，“那些叶子和茎秆上的绒毛必须去掉，它们只是碰巧黏在上面的蛛网。”

对那个时期斐迪南的生活细节，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很明显，他并不享受他和希索普的友谊，后者认为斐迪南只是一个仆人的角色。每年100英镑的报酬让斐迪南觉得薪资过低，他拒绝了希索普前往地中海东部的第二次旅行的邀约。出版的难度使得《希腊植物群》经过34年（1806—1840）才得以面世。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图书馆存有一套